

七日談

(北京篇)

為什麼家風傳承待後生

葉梅

家風代代相傳，是滋養民族品格、涵染時代風尚的活水。「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家風薪火相傳，方能歷久彌新、生生不息。

楊氏家風，始於東漢大儒、關西夫子楊震的千古清名。楊震一生潛心治學、淡泊名利，常年教書育人，年過五十方才出仕為官，歷任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等職，雖身處朝堂亂世，卻以清正廉潔、剛正不阿聞名朝野。

楊氏一族立有祖訓：「至於為士為農人，各宜自愛，務期存心忠厚，行事端謹，出言誠實，而非道非義之為……」

公，治學者崇文重教、修身立德，在楊氏世代恪守下，家風得以綿延。

明代洪武元年，河南林州楊景和，隨大軍北伐立下軍功，奉命攜家眷自林州遷居河北固安荊堡營駐防屯田，成為當地楊氏始祖。

明代正德十六年，固安人楊維聰高中狀元，越加激發了當地學子的求學熱情，官府與鄉紳相繼修繕文廟、縣學，興辦義學、族學，地方文教設施日趨完善。

家國同構，固本培元，家風傳承重在守正創新、代代接力，二〇一四年，在外艱苦創業的固安漢子楊慶茹，在鄉親們殷切期待下，毅然放下在外的實業，回到荊堡營東村擔任了村支書。

年的內澇積水，建成文化廣場和鄉村大舞台、村級幸福院，常態化幫扶困難群眾、孤寡老人，用兩年時間助力村內所有貧困戶穩定脫貧，把民生溫暖送到每一戶村民心中。

荊堡營東村的帶頭人樹新風，傳家風，積極奔走籌措資源、廣泛聯絡宗親鄉賢、走訪文史專家，於二〇二四年九月，正式建成「楊氏忠孝文化史苑」，以畫像雕塑、文物史料、圖文影像等多種形式，展現家風、村風的千年演變與精神內核。

《孟子·離婁上》道：「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闡明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內在邏輯，家庭是國家發展、民族進步、社會和諧的重要基礎，家風則是社會風氣的重要組成部分。

然成風，將家風文化轉化為可感可知、可學可傳的時代風尚。

荊堡營東村也因此成為周邊村鎮極具特色的文化教育陣地，每年接待研學、參觀群眾絡繹不絕，人們會佇足在「清白史子孫，子孫清白史」的警句前，琢磨回味，也會在楊氏祖訓前一字字品讀。

那天我到村裏，人們介紹村支書楊慶茹，這位相貌沉穩，平頭國字臉的河北漢子朗聲笑道，「我已經交班了。」

忠厚傳家方能致遠，文脈永續必靠後生。以少年之力續家風之脈，以青春之行傳先賢之德，方能讓千年家風在新時代熠熠生輝、代代傳揚。



▲河北固安縣荊堡營東村。

從雲深不知處到灣區水中央



自由談

劉建芳

蒼茫的五嶺，橫互湘桂贛粵四省交界處，用「逶迤」二字形容最為貼切。最膽炙人口的當數毛澤東的「五嶺逶迤騰細浪」，把綿延不絕的五嶺比喻成微風吹拂下泛起的細小波浪。

在五嶺東端的大庾嶺的腹地——贛南之南的定南縣，有一個叫湖江村的客家村莊。蒼茫五嶺逶迤至此，用唐代賈島的詩形容很貼切：「雲深不知處」，林海連綿鋪展，山丘起伏雲悠，田舍錯落相依，一方靜謐水土，滋養世代客家兒女。

湖江村原名虎崗背，客家話「湖江」與「虎崗」同音，「背」，就是「山腳下」「山邊」的意思，虎崗背是一個常有虎豹出沒的地方。

傳說在六百多年前的明朝洪武年間，有一天，六郎公從安遠縣一個叫湖江背的地方，一個人帶着一條獵狗，打獵至此。六郎公離家幾天後也沒有回來，家裏人着急了，叫人四處尋找，無果，還是那條獵狗回來了，領着眾人遠赴一百多里外的虎崗，翻山越嶺，來到了虎崗村下尾，北面那座海拔一千多米的大山腳下。

這裏山高林密，行至深處，不見路徑和人跡。大家緊跟着獵狗，上山搜尋，穿過了一片又一片不見天日的原始森林，來到半山腰間，突然柳暗花明，豁然開朗，眼前是一片開闊明朗的小山坡。在山坡前，有兩根相隔十多米的竹子，竹葉婆娑，直垂地面，碗口粗的竹竿上，布滿了美麗的花紋。

這裏地勢高闊開闊，正對着東北方安遠伯洪堡湖江背位置。放眼前方，山巒起伏，層疊疊翠，風光無限，山脊背後就是靜謐的虎崗村。

此山就被六郎公的後人命名為花竹嶺，此村也被後人改名叫湖江村，一個純姓劉的客家村莊。

老家的美麗傳說和山清水秀並沒留住生於茲長於茲的湖江村人，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湖江村人和許多內地人一樣，紛紛南行廣東，深處群山中一隅的湖江村，只剩下老人和一些留守兒童，幾乎成了一個空心村。

我隨着南行的洪流，背着一把結

他，拎着一袋書籍，臉上洋溢着青春的朝氣和書生的意氣，坐上了前往廣州的長途汽車。那時，贛粵高速正在動工建設，沿途都是逢山開路、遇水架橋的熱火朝天的建設工地。幾經波折後，我到達了當時的廣東「四小虎」之一——中山。

彼時的中山，珠三角水鄉的氣質溫潤，河涌縱橫，滿眼皆是悠然的嶺南風情。恰逢改革開放浪潮湧動，工廠企業如雨後春筍生長，古韻水鄉與時代新風相融共生。

我在詩歌《南行寫意》中寫到：「一把吉它弦斷獨自南下／二腳疲憊囊空欲返回家／三岔路口彷徨被擁上車／四目相對同去闖蕩天涯……」

從大山區到大灣區的打拚，從思鄉的眷戀到扎根的欣喜，歲月磨平了來路的坎坷，煙火溫柔了漂泊的歲月。

彈指一揮間，三十多年過去了。如今的定南，曾經「雲深不知處」的地方，京九鐵路、廣深高鐵穿境而過，着力打造的「足球新城」正在崛起，小小縣城吸引了五湖四海的人。

從大山區到大灣區的打拚，從思鄉的眷戀到扎根的欣喜，歲月磨平了來路的坎坷，煙火溫柔了漂泊的歲月。

如今的中山，位於大灣區地理位置的中央，八十里母親河岐江依舊流淌，八百年石岐城古韻綿長，深中大橋飛架伶仃洋，如萬里長虹綻放灣區風華。一城山水相融，文脈與繁華共生。中山正以更加開放之姿、奮進之勢，擁抱無數南來北往的人在扎此生根生長，以奮鬥書寫歲月，以幸福安放鄉愁，讓每一位追夢而來的人，逐浪灣區，不負韶華。

從雲深不知處到灣區水中央，從逶迤細浪到潮湧千帆，一邊是故土青山常駐，一邊是灣區萬象更新。跨越五嶺的奔赴，既是逐夢的征程，更是時代的變遷。新時代的山區與灣區，攜手雙向賦能，故土與他鄉都是溫暖歸途。



▲深中通道。 作者供圖

不約而同的兒童遊戲



藝象尼德蘭

王加

昨天是國際兒童節。回想起無憂無慮的童年時光，多是小夥伴們一同在室外做着集體遊戲長大的，男生丟沙包、玩「騎馬打仗」和「老鷹捉小雞」，女生則是嫺熟地跳皮筋。

如今，幸福的孩子們有太多娛樂選擇了，但我們兒時玩的那些集體遊戲卻也近乎絕跡。事實上，那些遊戲遠非我國兒童的專屬傳統。早在十六世紀地球另一端的尼德蘭地區，孩童們也從事着同樣的遊戲，正如在維也納藝術史博物館內的「勃魯蓋爾展廳」內所懸掛的老彼得·勃魯蓋爾(Pieter Bruegel the Elder)「孤品」名作《兒童遊戲》中所繪。

之所以稱老勃魯蓋爾的《兒童遊戲》為「孤品」，只因縱觀西方美術史，沒有任何一幅畫作以相似的內容或形式來刻畫孩童們的娛樂活動。這幅被看作是一部十六世紀尼德蘭地區孩童遊戲「百科全書」的畫作在不到兩平米的畫布上共描繪了二百三十名兒童、包含了八十三種當時流行的遊戲，成為了十六世紀尼德蘭地區城市景觀、市民服飾特點及孩童娛樂項目寶貴的圖像資料。

場面宏大、人頭攢動、細節豐富、充斥着世俗的煙火氣息——這是一幅典型的勃魯蓋爾式作品。對風景畫和風俗畫題材的發展有着巨大貢獻的「勃老」，經常將兩大畫種融

為一體，在如實記錄十六世紀尼德蘭地區風土人情的同時，帶着批判的審視和諷刺的刻畫。《兒童遊戲》便是這樣一幅在城鎮中心「展示」孩童遊戲的傑作。放眼望去，出鏡的二百三十個孩童讓畫面「人滿為患」的觀感撲面而來，給觀者視覺上「眼花繚亂」之感，滿眼都是細節卻不知從何入眼。

事實上，「勃老」已悄然無聲地通過考究的構圖引導着觀者如何賞畫。首先，身為對西方風景畫發展貢獻巨大的藝術家，居高臨下且一覽無餘的鳥瞰取景是老勃魯蓋爾最常用的敘事視角。

在這幅充滿民俗和童趣的風俗畫中，根據畫面我們可以判斷畫家應選擇了鎮中心廣場旁邊一棟建築的窗邊來創意這幅虛構的場景。其次，他並未採用已在意大利廣泛流行的焦點透視法，而使用了表現空間縱深更加誇張的對角線構圖。

通過右上方頂端街道盡頭的教堂鐘樓尖塔為起點，讓城中主幹道從右上角順着建築的方向向左下角延伸，正好與左側的房屋在左下方彙集，不僅形成一個標準的對角線構圖，還通過這條對角線將畫面斜切一分為二。左半邊以建築和風景為主，形成畫面中相對「疏」

的部分；右半邊則被街道上嬉鬧的孩童們「填滿」，成群結隊玩得不亦樂乎的他們也是畫面中「密」的部分。如此疏密相間的設計，實則引領着觀眾聚焦近景處令人目不暇接的孩童遊戲。

每年到訪藝術史博物館，均會在《兒童遊戲》前駐足片刻，只因畫中隱藏有太多驚喜。越近距離觀察，越會對「世界大同」這一觀念深有體會——畫中呈現的諸多遊戲竟是我們兒時同款！在畫面最下方，身穿紅褲子的少年和墨綠色長袍的少女正在滾鐵環。在他們身後擺着兩個橡木酒桶，其中有兩個孩子還騎在滾動的桶上玩鬧。若仔細觀察，鐵環上似乎有對稱的六個卡扣，結合畫中的橡木桶外觀，很顯然他們玩耍的鐵環是從酒桶上拆下來的。

在紅褲少年身後不遠處，一個穿着灰色上衣的孩童正在騎木馬，右手扶着胯下的木質小馬，左手拿着樹枝做馬鞭狀自娛自樂。在畫面正中央略微開闊的空間，幾組「騎馬打仗」的少年們很難被漏掉。最左側屋內的兩個女孩正捧着布娃娃，旁邊的櫃子上擺着玩偶和布條，似乎二人是在過家家。室外的長桌上有男孩在用手戲耍一隻小鳥，身後的小夥伴則在吹泡泡。此外，爬樹、玩沙堆、抽陀螺、踩高蹺、老鷹捉小雞等我們童年再熟悉不過的遊戲，也分布在畫中悉數「亮相」。

儘管有着近萬公里的物理距離且不屬於同一時代，但經由「勃老」精心繪製的圖像資料，今天的我們仍能鮮活地領略人類文明趣味妙不可言的不約而同。



▲老彼得·勃魯蓋爾畫作《兒童遊戲》。 作者供圖

臨床的意義



人與事

明德

我推門，進去，坐下。他的眼睛從未離開熒幕——我的腦MRI影像。

白點是鈣化，這個年紀正常。他語氣平淡。

我指着頭皮，不懂形容，像神經痛，已經三個月了。話還沒說完，他重複一次：報告沒有問題。他補充，醫生不是萬能，

解釋不了頭痛的原因。

這次專科排期不容易。等了幾個月，才等到這一天。我不想錯過任何找出病源的機會。我急了——他連我指的地方，看都沒看一眼。

我沒要他萬能。我等他問我一句，是怎樣痛。他沒有。沒問過我任何一句關於痛的細節。他只看着面前那部電腦。

這不是醫術問題。這是一個醫生，根本沒有做臨床。臨床，Clinical，源自希臘語kline

——床邊。它的本意，是醫生走到病人的床邊，去看，去聽，去觸碰。

望聞問切，就是臨床最本該做的事。是醫生在解釋報告之外，還願意了解病人這三個月的病徵。是讓病人知道醫生——在望，在聞，在問，在切——在找你的病因。

那天的醫生，沒有。他只看報告，只依賴報告。他沒有走到我身旁，沒有完成臨床最基本的望聞問切。

我堅持。他最終寫了轉介信，讓我看另一專科。